

# 把一生献给戏曲

## ——缅怀郭汉城先生

吕育忠



将348个戏曲剧种的经典力作及其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内容，予以荟萃展演，实际是中国戏曲的传承者们以及中国戏曲的维护者们对时代、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文化高度的自信和自觉所致。

——2018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在江苏昆山举办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时年101岁高龄的郭老送来祝福和期望

2021年10月19日，中国戏曲界的泰山北斗，104岁的郭汉城先生安详辞世。这位谦和豁达、厚德至善的长者，把一生都献给了戏曲。

郭老是新中国戏曲事业发展的亲历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身体力行者。他少时即与戏曲结缘，喜爱家乡戏；青年时进入延安陕北公学，专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从事戏曲改革工作。正是在领导和经历戏曲改革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大量优秀的戏曲演出，深切认识到传统戏曲的巨大魅力，用他的话说，是“惊奇地感受到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和人民创造力的伟大”，从此立志，“一生愿意为戏曲事业献身”。他在实践中检验政策和理论，用理论引导并促进实践。他不断地看戏、评戏、讲戏、研戏，还写戏，真诚地关心演员成长和剧团发展，以极大的亲和力与许多戏曲从业者、基层剧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睿智的理论头脑指引了一代代戏曲人从稚嫩走向成熟。他择一事，终一生，以终身不怠的状态，为传统戏曲在新社会、新时期、新时代焕发灼灼新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当代戏曲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研究戏曲历史与现状，探求戏曲发展规律，构建戏曲理论大厦。张庚、郭汉城二老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至今仍是当代中国戏曲理论研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学术成果。凭着对戏曲特点和价值的深刻把握以及在戏曲理论上的深厚修养，无论在戏曲发展的低谷期还是上升期，郭老始终怀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始终对戏曲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方向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戏曲“推陈出新”方针、“三并举”政策的高度重视，对戏曲现代戏的系统剖析，对戏曲审美意义和时代价值的准确判断，诸多理念都是与时俱进而又从根本上一以贯之的，是经受了实践和时代检验的。

郭老晚年虽然深居简出，但一直对戏曲牵肠挂肚。2018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在江苏昆山举办戏曲百戏（昆山）盛典，这是全国性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戏曲剧种展演展示活动，时年101岁高龄的郭老，以亲笔签名、口头传授的方式，为百戏盛典送来祝福和期望。他说：“中国戏曲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表演艺术，是人类所共享的文化遗产……将348个戏曲剧种的经典力作及其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内容，予以荟萃展演，实际是中国戏曲的传承者们以及中国戏曲的维护者们对时代、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文化高度的自信和自觉所致。”他认为，如何让古老的艺术形式在当代实现良性发展，如何让民族的戏曲艺术在戏曲化和现代化的目标上实现与时俱进，仍然是戏曲界、文化界要高度重视的时代命题。他“期待新时代中国戏曲更精彩的展

示，长久地存活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百戏盛典举办期间，郭老还时常关心进展情况，思考戏曲的前途命运。他对戏曲的传承发展如此关注并寄予厚望，令人动容！他对戏曲事业的上下求索，对戏曲理想的不懈追求，令人敬佩！

郭老一生追求光明，心系党和人民；一生信念坚定，胸怀文化大业。他虚怀若谷，高风亮节，以毕生精力，无私奉献于中国戏曲的传承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理论成果和宝贵的精神遗产。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们将在郭老精神的感召下，沿着老一辈戏曲人奋斗的足迹，继续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强烈的文化自觉，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奋力前行！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一级巡视员）

# 感恩 感怀 感念

## ——记“郭汉城先生追思会”

本报记者 郭海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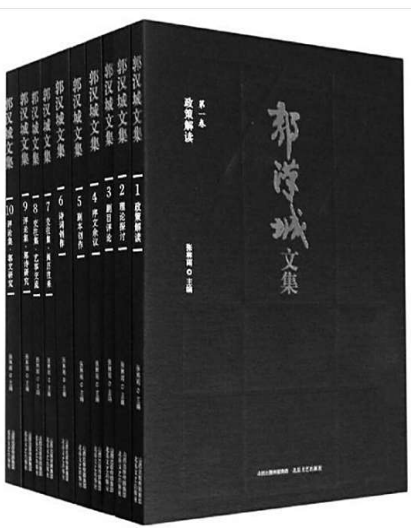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办的“郭汉城先生追思会”在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祝东力等出席会议，院内外戏曲学者以及郭汉城先生的家属等参加会议。追思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旭分别主持。

郭汉城先生是著名戏曲理论家、评论家，是中国戏曲理论民族化体系的重要创建者、中国戏曲现代化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也是“前海学派”的重要学术带头人，曾获首届“中华文艺奖·终身成就奖”，著有《戏曲剧目论集》《当代戏曲发展轨迹》等，联合主编有《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等，著述收录于《郭汉城文集》。郭汉城先生于2021年10月19日辞世，享年104岁。

先生解放初期担任文化局领导，后来又成为艺术机构管理者，但他和张庚先生等一批艺术家为了中国戏曲学术的建设发展，高风亮节，团结协作，这种顾大局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龚和德、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王安奎、中国剧协原党组副书记王蕴明、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周育德等学者深情回顾了与郭老交往的点点滴滴。他们表示，郭老平易近人、极具亲和力又不失原则性，提携、爱护、关怀后辈学人的品格令人深深怀念。中国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康续华、文化艺术出版社前总编沈梅等学者也认为，郭老的一身正气是对后学者的一种呼唤，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他们表示要将先生的这种高贵品格传承下去，给予后继者在精神上的力量。

祝东力在总结发言中说，郭汉城先生经历了烽火、战火的淬炼，也有长期、深厚的学术上的积累，具有这样的影响力、感召力，足以领袖群伦的前辈大师学者，是不多见的。今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70周年，郭老



《郭汉城文集》

的生平事业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传统和精神遗产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戏曲学科、中国戏曲事业的重要部分。他建议，把对郭老的研究作为一个科研项目，由戏曲研究所主持，由院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共同推动，把对郭老的追忆、追思、缅怀体现在对他学术踪迹的追寻、研讨当中，以此来继承、光大郭老的事业。

最后，王旭说道，这场追思会的主题是感恩，一是感恩像张庚先生、郭汉城先生等前辈大师对中国戏曲的付出，正是因为他们终其一生为戏曲所作的贡献，而今带来这项事业的长盛不衰；二是感恩有郭晓苏、舒志等家属们的精心呵护，让郭老颐养天年，让先生在晚年能够依然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激励后辈学人。

前几年作画一幅，题款“故园有景忘不得”。

后来觉得此句颇有趣味，一直萦回心头，想补句成诗。寻寻觅觅，终于来了灵感，于是凑成小诗一首：

故园有景忘不得，海岸红林小舟侧。那夜春风好迷人，兴来休问平仄。

吟来也觉蛮有画意，便依此作成了组画，取名《故园吟》。

在创作过程中能偶发灵感是很愉快的事情。诗也好，画也好，绞尽脑汁，突然摸到了“玄机”，找到了“钥匙”，好不兴奋。

仔细想想，我的很多作品，题材也都来自故乡。我的故乡在广东省阳江市，但作为创作题材，当然并不一定局限在这个“点”，而应是泛指自然人风貌相同的广东、岭南一带。人物形象基本上是南方的，生活场景也都是南方的，大多是椰林芭蕉、菠萝荔枝等岭南的自然景象。所以，很多观众都觉得很新鲜甚至很好奇，因为有一些具体描绘的对象的确没有人未见过。

细想一下，真是有意思。我生活在北京，但在创作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画起故乡来。从广州开始沿着海岸线往西200公里，有一个地级城市叫阳江，它就是我的故乡。上个世纪初还是一个小县城，但我出生在那里，出生不久便离开了，到广州、南京等地生活。后来又回上去上中学，中学毕业后又到上海上大学，此后就没有再回去了。再后来又在北京上研究生，定居北京。由于特定历史的原因，我对自己的故乡、家族史之类知之甚少，大概正因为这种“生疏”，在我的心底里常常有一种怀念，甚至，有时对一些原来不以为然的或者干脆就是不喜欢的事物，竟然会变得喜欢起来。这在心理学上称为“放逐心理”。也许，更贴切、更诗意的表达还应该是“乡愁”一词吧。

乡愁是什么？流行的解释是：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是一种对家乡眷恋的情感状态。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谁都会思念自己的故土家乡。

说来有趣，在欧洲，乡愁从前曾经被定性为一种病，叫思乡病。这是17世纪一位瑞士的医生提出的：思乡病或乡愁指的是“一个生病的人因为他并非身处故乡而感受到的痛苦”，或者“再也无法见到故乡的恐惧”。当时甚至还有致死的案例。思乡病较多流行还是在军队中，当打胜仗时比较少见，相反，战况吃紧时就多了。西方历史上对思乡病的士兵有时以解除职务并送返家乡的方法来治疗。直至19世纪末，思乡病才逐渐退出医疗范畴。这是社会发展以及人群流动方便的结果。

中国古人对乡愁的处理方式，常常是将其酿造成心灵产品——诗歌。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典型案例：楚汉相争，项羽被困于垓下，汉军士兵唱楚地歌曲以引起楚军思家之情，瓦解战斗力，最终楚军兵败，霸王项羽乌江自刎。这就是成语“四面楚歌”的典故。唐代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典型的乡愁。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虽然句中另有弦外之音，但实质上也是一乡愁。

进入现代社会，乡愁的外延可能会更宽广了。由于人际交流的频繁和广泛，由于生存竞争的本能驱动，一种群体归属心理和乡土自尊意识也会逐渐增强。原本并没有觉得有多好的家乡也渐渐发现不少优点。常见的现象是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聚在一起夸家乡、比优秀，比着比着就吵起来了。再放大来看，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初次出国，往往不约而同会感受到“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在国内再受委屈，出来见识一下似乎都会潜意识地感受到祖国的优越。这些，想来也是潜意识里的“思乡病”的反应吧。

看来，我画画喜欢画故乡、写诗喜欢写故乡就不足为怪了。2017年创作故乡有关部门的邀约曾写过一首《故乡赞》：

面海依山山林木葱，湖上烟雨漠江风。天下美景观不尽，最是故乡情意浓。

后刻石于故乡的碑林。阳江地域，山、海、岛、河、湖、泉一应俱全，风景秀丽，气候温暖，没有冬天。工业不发达，但有利有弊。弊者，经济不富裕，属中；利者，较好地保住了环境，的确是一个美丽宜居的城市。传统的土特产有豉豆、小刀、漆器。其实，最好是餐饮——阳江菜，主要是海鲜。可惜只能局限于本地，“招牌”一直未能打出去。“鲜”是最重要的特色，本地人把鱼就叫“新鲜”。估计打不出去的根本原因就是食材无法保鲜，一冰冻运输，鲜味就大减了。广东的餐厅都爱标榜“生猛海鲜”，坊间还流行俏皮话“海鲜怕坐车”。所以要品尝阳江美食，还得亲自光临，其中还不乏不远万里的海外客人。

我赞故乡的美景，也赞故乡的美食。我曾为此题书：“天下美食在中国，中国美食在广东，广东美食在阳江”这一点都不夸张，不是一般对家乡的偏爱，更不是“思乡病”的反应。鱼、虾、蟹、蜆，食材鲜活，烹调考究。到过阳江的外地朋友对其鲜美的味

道都赞不绝口、念念不忘。2018年，我也曾为其“打油”过一首《故乡美食》：美食美景客穿梭，鬼佬风流爱鬼婆。海胆饭香蟾情壮，一夜情浓余韵多。

南方方言颇多，得做些扼要的注释。广东的语言分三个体系，一是白话，二是潮州话即闽南话，三是客家话。“白话”即“北话”，应是唐代的官话，也就是现在的广州话，称粤语。也许大唐对这里的影响与同化是沁入心灵的，从前区别西装而称本地的衣着为“唐装”。因为被殖民过，很多人还被“卖猪仔”贩到美洲做苦工，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并有所交流。我猜想，最早翻译英文的应该就是这帮人。“夏威夷”一词纯粹就是广州话，旧金山应该也是他们的意译。美洲的华人也许也是因为乡愁、思乡病，他们对自己的“根”很怀念、眷恋，在海外称自己为“唐人”，如“唐人街”。从中国去美国称去“金山”，从美国回中国称“返唐山”。外来语言也渗入本土，我们小时候报纸就叫“新闻纸”，打球就叫“打波”……

还是回到古语吧。粤语“话”是动词，说的意思。“话你知”，即告诉你，孟浩然“把酒话桑麻”。“几多”“几时”，是古语，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苏轼“明月几时有？”即是。李煜接下来后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用粤语读押韵，现在的北方话不押韵，因为它是后来的。阳江话属白话体系，但要硬一些。也许是历史上这个部落比较古老，多次民族迁徙都没有能够把它完全同化，留下了更多甚至更古老的痕迹。如把碗叫“瓯”，《宋史·邵雍传》：“哺时酌酒三四瓯。”把锅叫“镬”，没有足的鼎，《淮南子·说山训》：“尝一脔肉，有一个地级之味。”很有意思，这个字英汉字典都有。盛饭菜的篮子叫“箐”，《孟子·梁惠王上》：“箐食壶浆以迎王师。”白居易诗：“妇姑荷箐食，童稚携壶浆。”还有我诗中的“埕”，这些字现代语言基本不用了。还有“数人”，即数落人，这些词也基本不用了。最特别的是把女儿称“奁仔”，我至今还找不到出处，只知道是这个音而已。

再回到我的诗吧。“鬼佬”，岭南地域对洋人的谑称，从前有贬义，如今已属中性，犹如北方语系中之“老外”。鬼婆，南海产的一种小鱼，煲汤鲜美。“鬼佬风流爱鬼婆”，显然借此巧合“一箭双雕”，文字上弄点趣味。海胆，海产，贝类，煮饭甚香。蠔即牡蛎，与“豪”谐音，行家称食之有补身功效。埕，瓮、坛也，当地方音同“情”。“一夜埕”，一种在埕中仅腌制一夜之海鱼，味极美，坊间戏称“一夜情”也。当然，上述都属属于特色风味美食。其实，就传统的海鱼，就有所谓“第一芒，第二鲷，第三第四鲷鲷郎”。还有鸡尾、黄雀、显鱼、锥鱼等等不胜枚举，难怪国人洋人，深爱不舍。

话再说回来。就绘画创作而言，对乡愁的流露，更多还是一些环境、实物的描绘。譬如，画棵椰子树、芭蕉树，那种乡土特色马上就出来了。与此同时，故乡的记忆、故乡的眷恋也出来了。当然，这也是美食。故乡的热带水果非常丰富，荔枝、龙眼、香蕉、菠萝、洋桃、木瓜、番石榴……难以一一列出。

2021年，阳江市举办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活动：《乡村振兴·大美漠阳——中国美术名家阳江美术展览》。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名画家利用“五一”假期来阳江写生，8月，画家们创作的180幅作品在广州展出。我有幸应邀回故乡参加了这次活动。我创作了三幅作品，《绿萝赞》《故乡有巨果》和《仙人鞭上舞火龙》。《绿萝赞》是“命题创作”。市领导找到我，说有个地区就是靠种植绿萝致富了，希望我能画一幅这个题材的。不一定要写实，表现一种愉快、喜庆的气氛就够了。还专门送我到种植基地参观体验，简直像大工厂车间一样的大棚，一片碧绿颜色，甚是壮观。这些绿色，由此源源不断地“渲染”到城市、家庭、播撒美好，收获酬劳，致富乡里。我在画中题诗：

绿叶点染千家色，萝藤牵出万众情。更喜今朝奇功立，致富榜上留芳名。

第二幅是《故乡有巨果》。离开故乡，留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菠萝，所以它常常会成为乡愁的载体。菠萝是热带水果，木本，长在树上的，所以也称它木菠萝。味甜而浓郁，也称波罗蜜，大概也是为了与另一种菠萝区别。菠萝的生命力极强。在农村，房子旁边如果有棵菠萝树，说不定什么时候屋里床底下会冒出一株小菠萝树苗来。它最惊人的特点就是大，大到有的一个就达20多公斤，达到半个人的高度，这应该是一大自然中最巨大的果实了。光是画菠萝，没有参照物，不容易显出它的巨大。画了一个小女孩悠闲地倚在一旁，一對比，‘巨大’出来了，色彩出来了，形式感出来了，情趣也出来了。也许他们能轻易抱得起小女孩，但却抱不起菠萝……画中题诗：

故乡有巨果，其名曰菠萝。大者比水桶，浓香赛蜜多。

在北京，友人未见过此物。看了我的画，质疑太夸张了吧，哪有那么大的水果？我只好找出照片来科普。所谓另一种菠萝，是草本，长在像剑麻、龙舌兰一类的植物上。海外华人

# 创作之余话乡愁

陈醉



叫凤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龙舌兰像凤尾，意思就是长在凤尾上的梨？英文名字更有趣，给它造了一个名词，就是“松树”和“苹果”两个词叠在一起。猜想是这种菠萝表面有“鳞片”，像松树一样。但又像苹果一样好吃，所以称“松树苹果”？而阳江人称番伽子或番菠萝。“伽”是当地对龙舌兰的方言称呼的音译，即龙舌兰的果子。番，番邦，古时候指外国、外族，带贬义，后来泛指外来的。还有西字，洋字，冠西洋，后来也是泛指外来的。所以凡是冠有这些字的，一看就知道是外来的。凤梨是地道的舶来品，16世纪才从巴西引进，所以叫番菠萝。典型的例子如番茄、西红柿，还有蕃薯、西瓜、洋葱……

第三幅是《仙人鞭上舞火龙》。火龙果是仙人掌植物，估计近三四十年才引进种植的，现在市场上很常见了。但它的生长状态恐怕很少有人见过，我也是数年前访问宝岛时初睹芳容。而这次在故乡近前观赏，就禁不住喜悦专门给它造像了。水果摊上的火龙果本身就很艳丽，玫瑰红色和嫩绿色外表以及血红色肉质对比很强烈。在果园里看就更是有趣了，没想到在一根根带刺的仙人鞭上会长出如此美丽的果子，它们的两个组合在一起本身就很好奇。再加上开花时那些花瓣像彩带一样灿烂飘逸，犹如凤凰尾巴，太人画了！其实应该美名“火凤”，不知道为什么取名“火龙”？感叹造化之功，又诗一首：

南国果绿又红，肉汁清甜血色浓。造化千姿多奇趣，仙人鞭上舞火龙。

近期画了一些花果小品，多是柿子、石榴之类，色彩火热，题款多为“好柿多多”“红红火火”之类喜庆词语，没想到观众甚是喜爱。接着又画了这些南国风韵，如菠萝、火龙、木瓜、芒果之类。看惯了上百年松竹梅兰的观众，面对这些陌生、新奇甚至怪异画面，难免不是一种刺激，多了一分热闹。那些平民收藏家流连于画廊网络觅其所好，论家说我走下了只画美人体的“象牙塔”。而画商则是看上了商机，他们径自找到我，说想要100幅，甚至1000幅。我吓了一跳！我说，我这是创作，而你那是印刷……他们似乎比我还诧异：“这年头，还有不爱钱的？”

真是那样“印刷”的话，乡愁就没有了。我爱钱，我更爱象牙塔！（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